

大陸出版發行概況

— 兼談書籍採訪經驗 —

陳炎生 主講 張 璉 整理

□陳炎生為澳洲國立大學亞洲圖書館主任，於七十九年七月十八日蒞臨本館演講，演講錄音由漢學研究中心編輯張璉女士整理紀要，為便內容條理清晰，整理時附加標題。

前 言

我在海外從事圖書採訪工作有二十餘年，對中國近代的出版事業很感興趣，特別是中國大陸近代出版的變化很大，引起我深切的關注。過去每五年我便發表關於大陸近五年出版概況的報導，曾分別發表在澳洲、美國、英國、香港等地刊物，預定今年底至明年初，我將再發表一篇這方面的文章。我覺得圖書採訪不但要從小處著眼，也要從大處著想，不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倘若侷限於一隅，或偏私成見，就不易買到好書，在此，我願就自己一點經驗向諸位做個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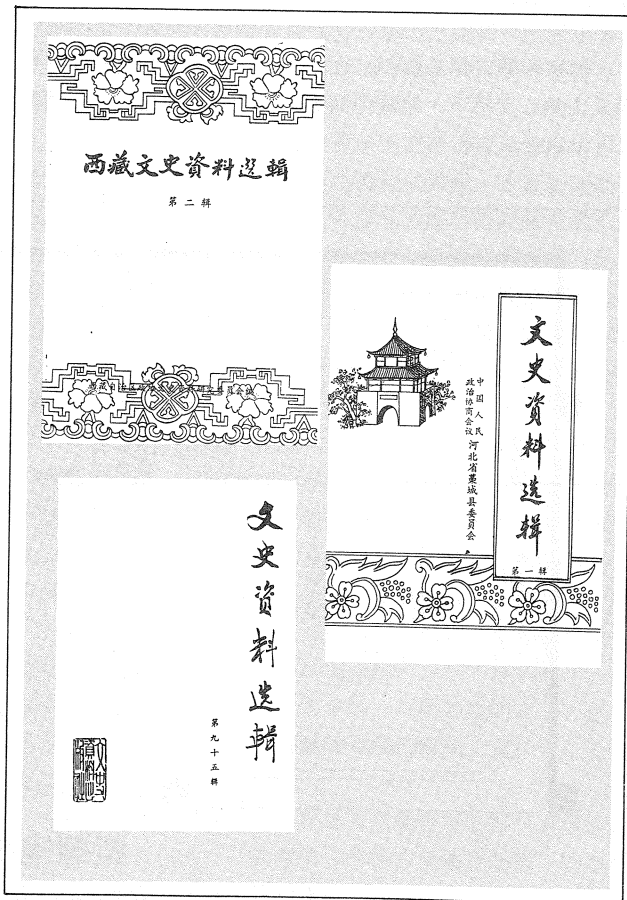
大陸出版概況

大陸近八年的出版狀況變化之大，是1949年以前所未見的。自1949年以來至文革以前，大陸內部發生許多運動，但基本上出版政策改變不大；1966年文革開始至1972年期間，出版幾乎呈現中空狀態；自1973年至1978年四人幫垮臺後，才漸漸恢復出版的原貌；1978年以後至今約十年的時間，大陸出版事業起了很大的變化。

在1982年以前，大陸還沒有私營出版社，所有出版社都是公營，公家給多少錢，就印多少書，出版後賣一百本與賣一千本，並沒有什麼不同。自從大陸當局對市場經濟有興趣以後，有二大變化：其一，公家縮減經費，中級單位經費照撥，但不反對單位機關自謀生財之道，如大學、研究機構、出版商均可註冊，註冊須經兩單位批准：(一)文化部新聞出版總署；(二)國家公安部。其二，私人機構不受此限，一切盈虧自負。在過去十年實施計劃經濟，成效不彰，造成通貨膨脹率相當嚴重，一般勞工薪資在文革期間所得大約是40-60元人民幣，生活尚不成問題，但自從實施市場經濟以來，買個西瓜就得要五塊錢，原先的收入已很難度日，公家雖調整工資，仍跟不上通貨膨脹，因此有些機構產生獎金制，只要該機構有盈餘，就可發給獎金，出版業也受到此影響，但這

種盈虧自負的狀況，就得考慮如何賺錢貼補員工的工資與獎金，因而呈現兩種現象，一種現象是私人經營出版業，以營利為目的，為達此目的不擇手段，過去曾有掃黃運動，就是和出版色情書刊泛濫有關。另一種現象自1978年開始所謂的「四化運動」，隨著自由化出版政策，大量翻譯出版介紹外國科技的書籍，如電腦、機械等，成為一時趨勢。

1982年以後，大陸經濟稍見充裕，也出現許多受歡迎的作品，例如傷痕文學的興起，就像六〇年代後期至七〇年代瓊瑤小說在臺灣暢銷一樣，並藉著翻印臺灣的言情小說、武俠小說，排解許多人生活上的苦悶，因而這些書一度成為



瘋狂的暢銷書，科技方面的書籍反倒比不上。這段時期出版商大量翻印港臺著作，如同臺灣翻印大陸作品一樣，但有一點不同，八〇年代早期，臺灣出版一套套學術性的叢書，在西方國家頗為暢銷，大陸因沒有供應管道，在官方所撥不貲的經費下，就大量翻印臺灣地區如文海、華文等所出版一套套大叢書，由於盲目翻印，常發生同一部書分別出現在三、四套叢書中，翻印後銷路並不好，國內圖書館常因購買幾部叢書，而同時買到相同的書數本，此外西方國家大部分都已有這些叢書，需要量不大，以致造成滯銷，在虧本的情況下，出版商為平衡收支，再度出版不被准許的色情文學。據聞，曾有某人出版一部色情書籍，官方認為此人該監禁，然而這本書却賣了六十萬本，後來該書終究還是被禁燬，此書我也蒐集到一本。一般而言，新書能賣一、二萬本，就可稱得上是暢銷書，但這種色情書籍在大陸賣上一百萬本，不算稀奇，倘若一個出版商能出版銷售一百萬本的書，早就撈回成本，也可惠及員工的福利，以上所說是一般現象。但出版界也有嚴肅的一面，算是蠻有良心的，這些出版商藉由出版暢銷書、色情書賺取的利潤，去補貼出版主題較為嚴謹的書籍。但是私人經營的出版社，仍以賺錢為目的，不太可能出版好書，即便有些書的內容毫無問題，但封面則可能以美女圖片吸引買者，買者常不明就理的買走，回去才發現上當，相反的，有些書的內容充滿色情，封面却非常嚴肅，因此買者若要買想要的書，必須熟識老闆，才可能買到。以上是82年到89年一般的出版情況。

大陸書籍發行概況

大體而言，一般書出版需由新聞出版總署管轄，在中央是「文化部」，地方是「文化局」，但許多書只要省文化部批准就可出版，中央則不一定知道，經常是讀者在報上批評某書時，中央才曉得有這麼一部書，而當中央採取禁書行動時，該書早已銷得差不多了，舉一有趣例子：自前(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八月時北京公安部公布禁書、禁刊的名單，總共有89種，其中有二種竟是市文化局出版的。其實，地方的文化局也是個清水衙門，常為增加盈利，增添了迎合讀者胃口的內容，使書籍暢銷，利潤可貼補員工。過去我曾建議大陸一所大型圖書館，應儘量蒐集當代禁燬的圖書，因為從圖書館所保存的各項資料，可看出各時期的社會現象。

就發行方面來談，早期如81-82年時公家機關出刊時，依各地需求量來印行，然後分送各地新華書店，沒有留下庫藏，可說是由公家壟斷書刊發行。然而各地新華書店因對書籍的不了解，有時是暢銷書却訂量不足，有時不暢銷的書却訂過多，到了盈虧自負時期，新華書店受到很大的衝擊，

例如個體戶、攤販、私人書店等的出現，造成多衢道的發行，比起新華書店銷售量就大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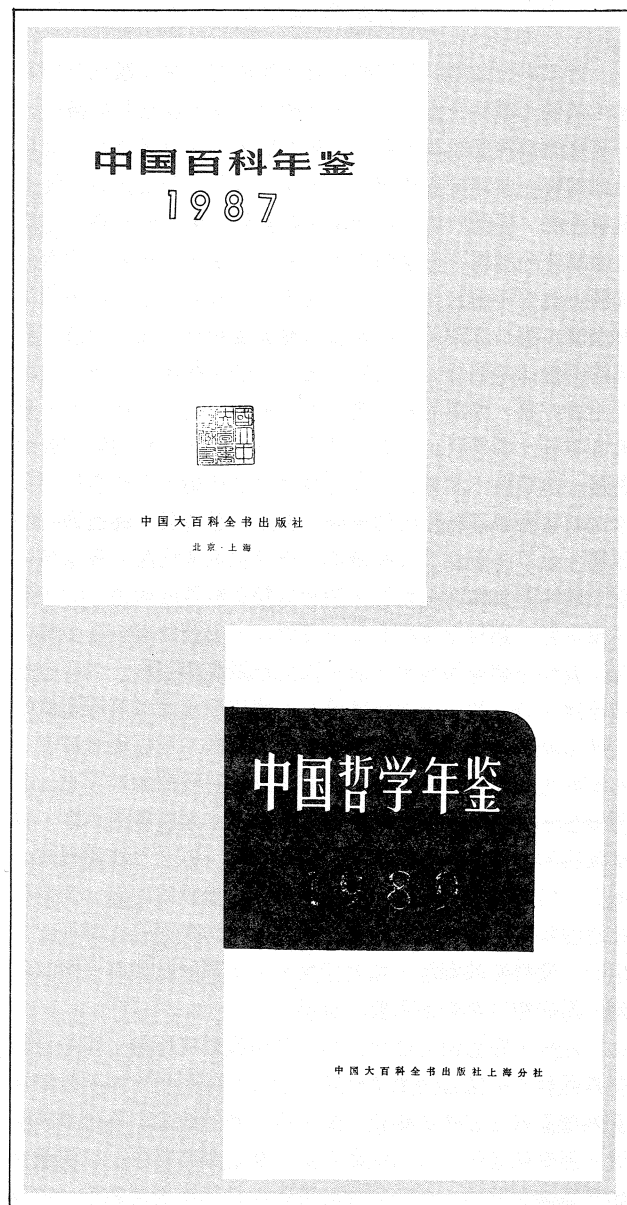
關於所謂的「內部發行」的書，是指不銷出國外的書，其產生的因素有三：(一)自認為不成熟的作品，不願意受到外界的批評，於是僅限於內部傳閱。(二)上級不肯負責任的書，則以內部發行，若將來出問題，可不負責任。(三)官方在出版的頁數、價格、形態上有上下限，使出版者難獲利潤，而內部發行可自定價格，不受此限。有些圖書館自稱蒐藏不少內部發行的書刊，以為那是很機密的書，其實它只是不按牌理出牌的書，在香港就買到許多內部發行的書刊。

書籍採訪經驗談

近年來大陸出版了那些好書？在座有些是採購部門的人才，依個人看法，貴館不一定要購買所有大陸出版的書中，一窩蜂的採購是投機，而非百年大計，一本書從採購、編目，到閱覽、典藏，要能擺上五十年，其間所費的人力、物力是很大的，採訪政策應該尋求與圖書館相配合的書籍，才能使書籍充分利用。一個同文、同種的民族，因為政治因素而分開，四十年前曾是一家，若我們不了解大陸，或大陸不了解臺灣，都是不對的，將來政治會怎麼變化，我不知道，但我的信念却是如此。八〇年以來，大陸出版不少壞書，也出版不少好書，簡單的將好書分為三種：(一)統計方面的書，無論各省分、各學科、各專業都出版不少年鑑、年刊等統計的書籍，這類書不易蒐集，我有些靠自己採購，有些靠好朋友贈送，當獲得不易見到的書時，真是大喜若狂，而遇到有些缺期，也不必著急，往往是那一兩年根本未出版。我認為一個全國性圖書館有義務提供讀者這類資料性的圖書。(二)各省、市、縣、鄉村出版的「文史資料」，目前約有一千多種，這類資料小到連鄉村都出版，因此很難蒐集齊全，內容包括回憶錄、詩文集、近代史實等，這些資料不是政府所喜歡的，所以皆為內部發行。但如今「文史資料」可以隨意發表，它正好是代表時代性的紀錄。(三)各省、縣編輯的地方志，此類書也不易購買，因此即使花大筆錢買本難獲得的小書，也是值得的，例如一本原是須三塊錢的書，以三百塊錢買進，並不一定算貴，因為其間不知省掉多少搜尋的力氣，及信件往返的時間，所以書本後所貼的訂價，對我而言有時不起作用的。資料性的書籍，應大量蒐集，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書籍，對研究者都是很重要的資料。

此外，圖書館自動化，是今日時代潮流所趨，但是自動化是為要支持圖書館蒐集資料，並且充分運用，而不是縮減資料蒐集費用去作自動化，這是很重要的觀念，不可本末倒置。經營圖書館，首重典藏方針，認清服務對象，以前圖書館是為讀者服務，九〇年代圖書館則是個市場圖書館，古典

藏書固然重要，但對現今社會影響多大？可能不關乎現代政經問題。圖書館應多方蒐集各國年鑑、百科全書及相關於各國發展的資料，現在圖書館經費是由國家撥款，將來有可能大企業捐贈成爲經濟重要來源，所以若不發展成爲市場圖書館的話，將來是沒有前途，因爲圖書館的供應力越來越大，單仰賴政府經費是不夠的。我很反對一到圖書館參觀，就拿出幾本善本書來展示，其實我對善本書也有研究，也蒐集很多好版本，但只限於個人的玩賞，我認爲個人的玩賞與工作是兩回事，一個圖書館不要只說我有多少宋版書，應該說我有多少適應未來的書，才是經營圖書館應有的態度。



建 議

貴館爲國家圖書館，實在是任重道遠，在此我提出個人的淺見，建議貴館可朝三個方向發展：

(一)大量保存臺灣地區及福建、廣東沿海的文獻、歷史資料等，進而蒐集全世界所有有關臺灣歷史發展的資料，甚至可到倫敦拍賣市場去找找有沒有臺灣歷史地圖等相關資料，因爲從歷史地圖上可看出十八世紀與廿世紀的臺灣有何變化？是頗具有研究價值。去年底香港市場曾拍賣六十年前香港圖片，價錢雖然很高，也值得去蒐集。凡是相關的照片、地圖、文獻、史料都應儘量蒐集保存。

(二)蒐集與臺灣有關的縣志、手稿、族譜等的第一手資料，特別是族譜，我知道目前有一民間團體專門蒐集族譜，其實這應是國家圖書館的任務，西方人很重視根(Root)的問題，族譜是尋根重要的資料。此外，當代重要人物，如政治界、學界、藝文界、財經界等名人手稿、回憶錄及出版品，應大量蒐藏，舉個例子：十五年前，我花並不多的錢買到康有爲遊南海寺的手稿，是康有爲最年輕的弟子過世後，從他家中賣出，這份手稿很珍貴，雖然出版的「康有爲傳」中已印出，但並不包括其弟子在手稿上的附註，這就是手稿與原稿不同的地方。又例如澳洲國立大學圖書館蒐集六四天安門事件相關資料，可望能成爲世界上蒐集該事件資料最齊全的圖書館，天安門事件在將來就是個歷史事件，不論正反兩面的資料都蒐集。大陸官方曾在事件發生後出版一捲錄影帶，只限在官方之間發行，不料發行一週後，即下令收回，修改原帶重新發行，本館有幸蒐集到原帶及重製帶，如果將第一次與重製的帶子比較一下，就不難窺出其間意圖。再如在文革後期，我曾建議一些圖書館蒐集當時紅衛兵鬧事的各種資料，如傳單、小報等，結果有兩個地區聽了我的建議，將紅衛兵報做成微捲(microfilm)，我很感欣慰，這不過是身爲文化工作者的自我要求罷了！第一手資料常是一羣人共同走過歷史的軌跡，從這些資料中可看出時代的變化與發展。

(三)與世界各地圖書館多建立合作交換關係，我覺得圖書館事業必須放眼天下，同時是個充滿挑戰與衝擊的事業，假若廿年前拿一本書提供讀者，廿年後是否仍是拿這本書給讀者，如果没有比這更好、更新的資料，就表示圖書館沒有進步，圖書館員有虧職守，圖書館資料要隨時汰舊換新，不但要跟得上時代，甚至要超前半步，成爲整個資訊文化的主導地位，才算是成功。

最後，以古人曾說的話——「覺今是而昨非」送給諸位，我們每個人都要走過人生的道路，年老時，能否捫心自問：我爲國家圖書館做了什麼？願與步入圖書館界的同儕們共勉之。

「賽伊市場法則」與讀者需求管理

廖 又 生

中央圖書館採訪組主任

一、引 言

在圖書館行銷(Library Marketing)領域裡，需求管理就是圖書館行銷管理(Demand Management is Library Marketing Management)。因爲圖書館的目標市場(Target Market)是「讀者(Reader)」，讀者需求品位的改變，會影響圖書館經營的良窳，是以圖書館使用者(User)的需求規劃與管理乃成爲圖書館推廣服務(Library Extension)過程亟待研究的一項問題。

如衆所知，非營利組織行銷第一本專書於一九七五年出版，(註1)自此行銷學研究範圍才真正擴展到其他非企業組織，儘管現今美國圖書館管理學者致力於圖書館行銷研究者不在少數，(註2)業界也逐漸重視推廣活動，但這一切皆可算是剛值起步的階段；我國圖書館事業正由蛻變時期(Transitional period)邁向完全現代化(Modernization)的旅程，(註3)對圖書肩負讀者需求管理這項偉大的時代使命，自應未雨綢繆，予以適當回應，俾使我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可迎合時代的潮流。

有鑑於此，筆者擬引證賽伊法則(Say's Law)來闡述現階段我國各類型圖書館所應推動的行銷基本任務，並從社會發展的趨勢探討圖書館對讀者需求管理應有的體認，最後再從圖書館組織結構的調整(Adjustment)以配合行銷使命的達成，來說明健全圖書館管理機能(Management Functions)的重要性。總而言之，讀者需求管理的顯現，象徵圖書館社會行銷觀念(Societal Marketing Concept)的到臨，本文旨在藉此喚醒我國圖書館從業人員應密切留意這項新發展。

二、賽伊法則與圖書館行銷

法國古典經濟學家賽伊(J. B. Say, 1767-1832)曾對市場理論下一膾炙人口的命題：即「供給會創造本身的需求(Supply creates its own demand)」，也就是說，只要有產品(Product)或勞務(Service)生產出來，一定能夠找到其消費者(Customer)，換言之，依照「賽伊法則」，不可能有生產過剩，因爲一種物品生產過剩，只不過是反應另外一種物品的生產短少，故可由這短少物品的增產來消除生產過剩

。(註4)按此推論，充份就業和其他資源的充份使用將自然形成。(註5)吾人仔細深思賽伊市場法則(Say's Law of Market)後，認爲這項法則正可適切指引出現今我國圖書館從事行銷業務的一個新方向，「供給可創造需求」，就面臨社會轉型期之我國圖書館事業現況而言，讀者與圖書館間的隔膜依舊，圖書館未能掌握讀者的需求(Needs)及欲求(Wants)，讀者也不知道圖書館的真正功能何在，流弊所及，圖書館仍披著現代化的外衣孤單地從事圖書資料的組織與整理(即技術服務)，儘管圖書館已是一處收藏豐富的寶庫，但卻變成爲乏人問津的空城，「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爲己」，目覩文化資源未能充份發揮效用(Utilization)，不亦反證圖書館從事讀者研究(User Study)的迫切性，倘若圖書館經營者可洞悉社會脈動，深入了解民衆所需，充份的供應，適當的誘導，相信必能找到真正的目標市場。

基於賽伊市場理論的啓示，筆者擬以圖1來說明其在圖書館行銷作業中的功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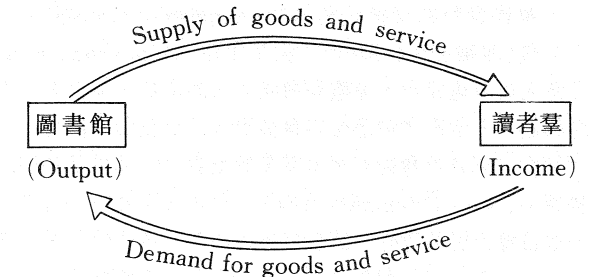


圖1 圖書館與讀者羣二者間的供需關係

從圖1圖書館與讀者的互動關係過程，可清晰看出圖書館是供需市場中「產出(Output)」的一方，而讀者是「所得(Income)」的一方，就賽伊供給能創造需求的理念，圖書館不應停留於傳統靜態的閱覽功能，館員被動待客上門，這嚴重違背市場供需法則，須知在新舊雜陳、青黃不接的脫序(anomie)時代裡，圖書館是一「正人心，息邪說，詎詖辭」的社教機構，它除了有計劃的進行館藏發展(Collection Development)外，也須負責讀者教育(Reader's Education)